

阳光与闪电^①: 社会变革过程中传统价值的再思考

夏玉成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阳光”之于美国革命,“闪电”之于法国革命,她们看上去象一对孪生姊妹,性格却迥然不同。基于对传统价值所持不同的态度,社会以不一样的变革方式向前发展,或是暴力激进的革命,或是渐进温良的改革。传统有何价值?在现时代到底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是值得探讨的学理性问题。文章选择美国与法国这两种具有典型意义的西方社会变革形态进行分析,以期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法国革命;美国革命;社会变革;传统价值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2)04-0112-05

历史总是在不断进步,从古至今,社会变革从未间断,而且还将持续,革命者总是试图打倒一切而后快,在激情与理想的鼓舞下,试图在人间建立一个完美的天堂,而渐进的改革者有时显得过于谨小慎微,在新旧势力的影响、前后道路的选择中,犹豫而彷徨。有人喜欢新事物,有人则留恋于旧的制度、文化与习俗,后者谓之传统,往往被变革者视为落后的、应予摒弃打倒的东西,而前者是现代性的标志。在此背景之下,笔者试图以法国与美国革命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变革方式,探讨传统的意义与价值,以期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闪电”之于法国革命——闪耀之后还是黑暗

在人类经历的所有革命中,最不该忘记也最无法忘记的是法国大革命,有人称它为天使,给人类带来自由、平等、博爱等至善的价值观念。但在伯克眼里,它无疑是个面目狰狞的魔鬼,吞噬人类积淀千年的文明,把人间蹂躏成地狱,其猛烈、迅捷、彻底之程度,足以“大革命”冠之。与之相比的西方其它革命则显得黯然无光,英国的革命是妥协的产物,称其为“光荣革命”,往往被人们片面地视之为斗争无能与软弱的体现,而美国的革命自独立战争以来,更多地给人留下拖沓、混乱,甚至是一种“复归”^[1]的印象,至多如阿克顿所言,是“修修补补的艺术”^[2]。许多学者试图把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相比较,不难看出这对“姊妹革命”性格差异实在太太大,莫里斯用了一句形象的比喻,道出了两者之间的区别,“(法国)用天才取代理智作为他们的向导,以试验取代经验,因为他们喜欢闪电

收稿日期:2011-07-17

作者简介:夏玉成,男,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方政治学理论与发展政治学研究。

①借用邓恩在《姊妹革命》中对美国革命(比作阳光)与法国革命(比作闪电)的比喻。

而不是阳光,所以只能在黑暗中徘徊”^[1]。的确,阳光温和而持久,闪电暴烈而短暂,照亮了黑暗,但迅即又陷入黑暗。

当我们再次回首历史,试图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时,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面貌变得逐渐清晰。“姊妹革命”的亲缘关系使她们曾变得如此相似。在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长久以来困扰着人们的一个基本问题,正如托克维尔所言,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今天,这已经成为太过简单的问题,当一个政府已腐败无能到人民难以承受的地步,也就是它被推翻,遁入幕后的时候。也如托克维尔所解释的,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3]。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3]。不改革不行,因为多年深重的痼疾会使它继续恶化,改革是唯一的出路。但改革是一条生路吗?改革可以带来社会总财富的增长,但这种财富如果不能合理分配,一种“相对剥夺感”会使原本富起来的人反而变得更加不满。“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3]。这和中国的警句“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是同样的道理。如果社会财富的积累,本身就是通过不正义的手段,只是从多数穷人向少数富人转移,那它就完全丧失了继续存在的任何理由。

当一个统治者,把民众当作无知的、需要他才能苟活的蝼蚁时,他就陷入了最无知无畏的境地,暴虐的手段无疑加速了自己灭亡的进程。18世纪的法国,这个贵族以高傲,文人以浪漫,君主以挥霍而闻名的国家,正在悄悄地启蒙着民众而浑然不知,在信手点燃身边火药桶的导火线时,却对导火线上闪着的光芒欢呼雀跃,以至于托克维尔发出如此的诧异,“此时此刻,我们正睡在一座火山口上”^[3]。法国具备了所有革命的条件,而且酝酿得如此充分,大革命已经不可避免。

正如闪电一样,狂热的人们长久压抑的激情被点燃,以一种近乎无理性的方式,把法国这个原本就千疮百孔的机器瞬间砸烂,政治革命迅速向范围更广的社会革命和道德革命蔓延,并在欧洲大地肆虐。

此时,原有的制度已视为罪恶的源泉,积淀的文化变成社会腐朽的诟病,引以为豪的贵族精神也变得虚伪而可笑,树立一切之前必须打倒一切,已成为人们普遍的共同意识。一波又一波的风暴不断洗涤法国这个古老的民族大地,无法遏制的势头直到这个民族再也不堪承受其重为止。此时,颠覆者被颠覆,革命者被革命。如美国学者谓之,那里全是迎风疾驰的帆,而这帆却没有锚,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面目。

二、“阳光”之于美国革命——温和而持久的温暖

“阳光”之于“闪电”显得温和了许多。除了独立战争以外,美国的革命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并不显眼,甚至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还不能称之为革命。为了便于与法国相比较,笔者暂时撇开最具革命色彩的独立战争,把眼光停留在美国国内历史上曾经留下重大痕迹的事件中。

1787年,美国的宪法在长时间的辩论、争吵中诞生,其过程并不平静,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为各自利益展开激烈斗争,在民主、自由价值的制度安排上,也存在重要分歧,并形成了美国政党史上两党之争的雏形,以汉密尔顿、麦迪逊等为代表的联邦党人支持新宪法的通过,赞成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以亨利等为代表的反联邦党人则反对新宪法,他们担心自由会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削弱。在随后各州批准宪法的过程中,争论仍未停止,但美国主要的政治理念已深入人心,并在制度上得到了确立。当人们惊叹天才般的制宪者时,并没忘记同样强大、睿智的反对者,以及当时争吵的混乱场面。

但务实而不厌其烦的美国人并不放心这部宪法杰作,1791年在原宪法的基础上添加了修正案,即人权法案,这似乎是无聊的多此一举,难怪法国人越来越不屑美国人的“庸俗”,抛弃了他们曾经试图学习的榜样,并且叫嚷着:“啊!法兰西,你不要去学习榜样,而要去树立榜样。”^[1]然而,当时的民主派代表人物亨利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宪法没有权利法案,人民的民主权利在遭到联邦政府的侵犯时将会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这是对自由的严重威胁,在经过斗争与妥协后,人权法案最终得以通过。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的这一多此一举实为必要之举,它对民主制度在美国的巩固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政党制度今天被认为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之

一,但它当初却不是人为的设计,而是逐步演化的结果,其中1800年的大选具有分水岭的重要意义。在亚当斯当选总统时,就形成了具有明显党派对立色彩的政府,1800年的大选中,执政的联邦党人落败,并将政治权力平稳地交给其在竞争中想置己于死地的对手——杰斐逊的共和党人,权力的和平交递为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巩固奠定了基础,确定了之后政党活动的主要法律规则与边界,也为整个美国民主制度添上了必要的补丁。

就在人们准备为美国的革命性演变与成功会心一笑时,还不能忘记就是这样一部堪称完美的1787年宪法,还保留着奴隶制,而且后来奴隶的解放,并没有意味着黑人作为公民所拥有权利的获得,直到文明相当发达的20世纪中叶,黑人才开始真正拥有平等的公民权。可以认为,美国的制度远非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完美。

英国对美国传统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光荣革命”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是对传统的妥协。中国历史学家钱乘旦对英国革命作过精辟的论述,英国人一代又一代、一个阶级又一个阶级孜孜以求,索取他们“自古就有的权利”,直至新的精神融合进传统,逐第成为民族精神^[4]。这种变革对后世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为英国民族政治文化添入新的内涵,“政治方面的这种演变方式又影响到其他方面,促使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的形成。把新的内容装进传统的外壳,使古老的形式与时代精神相结合,这是英国国民性中最大的特点,也是英国人最令人吃惊的创造”^[4]。议会传统对“光荣革命”的结果具有重要的影响,摩尔认为,议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制度的某种可变通性。“它为那些新生的社会力量提供了发表议论和提出要求的活动场所。同时,它也是代表着不同利益的各种党派组织和平地解决争端和冲突的政治机构”^[5]。

法国与美国的革命,就其根本性质而言是相同的,都是为了解放被落后生产关系束缚的生产方式,或者说是促进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但在革命的理念,具体的方式手段上的确有很大的不同。18世纪的法国人是如此的崇尚完美,并如此相信理性的力量,在高傲与浪漫气质的推动下,他们已容不下眼前与后来制度的任何瑕疵,他们要把一座旧的大厦彻底推倒,重建一座新的大厦,稍不满意,则再次推倒,

再次重建,直到精疲力竭为止,尽管他们曾经忍受着长久的压迫而没有吭声,但是,一旦苏醒便再不愿妥协,他们对传统是如此的敌视,试图撕毁一切旧有的遗物,他们逐渐喜欢上了战争的嗜血,哪怕是自己的血。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真实与偏执,热情与冷酷,至善与伪善。在法国大革命开始之际,一位法国人曾经这样说过:“我们已经迅速地从奴役走向自由,我们正在更迅速地从自由走向奴役。”^[2]

相比之下,美国的革命根本称不上革命,最多也只是“最小革命”。这些改革者总是在斗争中不断妥协,求得利益的平衡,黑人的权利很长时间都只停留于宪法文本,妇女作为公民也只有在20世纪20年代才争取到平等的政治权利,而相等的经济权利与社会地位则又经过了几十年的斗争。种族、性别方面的歧视固然不合理,是必须予以改变的痼疾,但在一定时期内却也成为社会的稳定器。

三、对传统价值的再思考

传统价值真的是一无是处,必须彻底抛弃的东西吗?法国大革命中,人们以无限的热情与真诚,欲与旧制度决裂,他们打破国家机器,践踏原有法律,试图改变导致社会堕落的风俗与习惯,民族的感情与思想,甚至语言,他们要清扫地面,抛弃陈旧的材料,以便重新建造一座完美而雄伟的大厦^[6]。然而,他们却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承继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甚至依靠这一切发动了这场推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并没有找到新的材料,而是利用旧制度的瓦砾建造新社会的大厦,虽然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传统已渗入民族的血液,反传统已在无形中成为传统。

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传统的影子,无时无刻不在凝聚成过去的经验,改革者可以完善一项制度,改变一种习俗,但不能无视它们而走得太远。传统之所以为人痛恨,因为她确实包含着腐败而不合理的因素,一味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则没有社会的进步。但社会得以持续的发展,旧有的制度与文化是不可摒弃的纽带,传统依靠惯性力量的规范,使社会很长时间保持合理的形式与内在逻辑。试图改变传统的力量,就根生于传统之中。自以为已经改变了传统,但当许多年之后,发现他们依然遵循着一种更久远的传统,甚至为未来创造一种新的传统。希尔斯认为,传统是不可或缺的,人们

总能在传统中找到解决现代问题的方法,尽管传统的东西并不都具有有益于人类的价值。传统并不是完美的,这一特性决定对待传统的态度只能是继承中扬弃,改变中吸收。人类失去了传统,就再次陷入更古老的传统,就不能前进。只有在保留传统中的有益部分后,才能做到创新。离开传统,人类根本就不能生存下去^[7]。正如希尔斯所言,传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它们也很少是完美的。传统的存在本身就决定了人们要改变它们。继承一项传统并依赖于她的人,同时也被迫去修正她,因为对他来说,传统还不够理想,即使他还从来没有实现传统使他得以完成的东西。可以认为,由于对某些已接受了传统的人来说,传统并非十全十美,当一项传统处于一种新的境况时,人们便可以感受到原先隐藏着的新的可能性。

柏克在《法国革命论》中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对法国大革命予以抨击,认为她是一场充满暴力、罪恶、荒唐的事件:把一切境况都合在一起,法国革命乃是世界上迄今所曾发生过的最为惊人的事件。最可惊异的事件大都以最荒谬和最荒唐的手段并以最为荒唐的方式发生,而且显然也是用了最为可鄙的办法。在这场轻率而又残暴的奇异的混乱中,一切事物似乎都脱离了自然,各式各样的罪行和各式各样的思想都搅在了一起^[8]。柏克的言论充满了保守的气质,相比较而言,他由衷欣赏美国渐进的革命,认为美国革命继承了英国革命的传统,特别是对自由观念的维护,对美好价值的不断追求,使其不断发展繁荣,而法国革命只追求一种纯粹的善的理念和终极的抽象原则,而不惜摧毁一切可以保留的东西。这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即使是“万灵药方,我们也不想它。我们知道那种不必要的药方的种种效果。如果它是一场瘟疫,那么它就是我们要做出最严格的检疫加以预防的一场瘟疫”^[8]。

随心所欲地摧毁传统,把天堂变成地狱,国家碎裂,民不聊生,“一个世代就不能与另一个世代相衔接了,人类就会变得不会比夏天的苍蝇好多少”^[8]。柏克也对英国和法国革命情势与方式进行对比,对传统价值给予了赞扬,对斗争中所表现出的妥协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斗争需要妥协,传统需要尊重,人们在保守中形成的种种气质可以防止粗暴的、鲁莽的、无法无天的改革,并可以使得少数人或者许多

人所有的为所欲为、不顾一切地运用权力永远成为行不通的事^[8]。

中国有句俗话为很多人所熟知和喜爱,也成为诸多变革者的励志之言,即“阵痛之后是新生”。新生事物,常常被认为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预示着未来发展趋势,而深受人们喜爱,它也天然成为旧事物的对立面。为迎接这种新生命的诞生,人们往往不惜忍受阵痛所带来的巨大折磨,不愿遵守常法,要求不断变革和创新。革命者视新事物为民族求生存、谋发展的不竭动力。追求新生的热情使人们完全漠视旧事物的存在,甚至把旧事物看作新事物生存发展的阻碍,欲彻底摧毁、践踏而后快。这种传统与现代所表现的张力在社会转型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改革,尤其是革命无疑是社会的“阵痛”,这种“阵痛”也许是社会进步必须为之付出的代价,“新生”是“阵痛”的产儿,不过,犹如孪生姊妹,新生儿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性格与禀赋。当我们期待的“新生”是一个“圣婴”时,把美好的理想预先赋予她,不允许她存在任何缺点,只能生而纯洁、完美,就象一个政治体制,必须实现自由、公平与正义的全部道德诉求,但在人类最重要的两项价值——平等与自由——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悖论。为了得到这个完美“圣婴”,人们不惜一次次把她扼杀,再去忍受一次次的阵痛。当人们所期待的“新生”只是一个“俗子”时,便不会对她寄予厚望,因为知道她会生病,会摔跤,会犯错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这并不可怕,因为她在我们的一次又一次纠正与宽容下,改正错误,在挫折与失败之后,仍然健康成长。她生而并不完美,可能永远不会完美,但她不断接近完美。

四、结语

以美法社会变革作为主要探讨对象,对社会传统价值进行思考,对中国政治社会变革,尤其是政治社会民主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在中国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改革与革命一直持续,如果农民起义还算不上完整意义上革命的话,那至少已具备革命的主要色彩。也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言,这些或成功或失败的起义,因生产方式的局限,农民固有小生产者的狭隘观念的限制,只是在封建社会这个大枷锁下不自由地舞蹈,最后也只沦为改朝换代的工具。自下而上的起义暴动,以及一些开明朝代自

上而下的改革,使国家前进在循环往复的道路上,而没有真正地向具有现代性的社会迈进一步。

具有现代革命性质的中国第一次革命应该是辛亥革命,她的历史价值已不再停留于革命的方式与手段,而在于革命的对象与目标,并且她标志着中华民族开始觉醒的一代逐渐走向成熟。但辛亥革命纯粹是一场在本民族的泥土里盛开的鲜花,而没有接受到外来的风雨吗?这显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高毅认为,中国革命派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宣传,对于此后的百年中国历史具有某种决定性的影响。

儒家文化传统已深入民族的血脉,尽管曾被批判和打倒,但现代性的张扬并没有让她消失,相反赢得更多关注,市场经济带来的道德裂痕,往往使得对传统价值的呼声愈来愈高。我们也总会在科举制度、交往礼仪这些传统制度习俗中找到符合民族特色的改革方式。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不再成为非此即彼的关系,寻求文化的认同,对反对力量的宽容,对以往价值的重新发掘与尊重,逐渐成为共识。在人们内心还存余“文革”的惊悸之际,改革的巨大成功

却被被誉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这个刚从阵痛中初愈不久,并在世界舞台上渐显露重要性的国家,应该回顾曾经刺痛着我们,又富泽着我们的革命与改革,反思传统在现代社会应有的价值意义。

参考文献:

- [1] 邓恩. 姊妹革命[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9,42,16.
- [2] 朱学勤. 道德理想国的覆灭[M]. 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3:354,79.
- [3] 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13,210,211,4.
- [4] 钱乘旦,陈晓律. 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69,70.
- [5] 摩尔. 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1.
- [6] 卢梭.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31.
- [7] 希尔斯. 论传统[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85.
- [8] 柏克. 法国革命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3,119,127,46.

Sunshine and Lightning: Rethinking of Traditional Value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XIA Yucheng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P. R. China)

Abstract: “Sunshine” to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Lightning”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y look like twin sisters whose character is very different.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values, held by different attitudes, societies change to a different way forward, or the violent radical revolution, or gentle gradual reform. What is the value of tradition? Which role should be played in the present era? This is a question worth exploring. Revol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have typical significance, they can provide useful inspiration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

Key words: French Revolution; American Revolution; “Glorious Revolution”; tradition

(责任编辑 彭建国)